

愛人VS.作家

# 方格子外的

# 甜蜜戰爭

向明 余光中

李敏勇 李瑞騰

吳鳴 林崇漢

林黛嫻 洛夫

侯吉諒 苦苓

徐望雲・周家如 編

亮軒 柏楊

席慕蓉 陳幸蕙

楊明 痲弦

廖玉蕙 鍾順文

蘇偉貞



愛人VS.作家

---

方格子外的

甜  
蜜  
戰  
爭

海風文叢 ⑳

# 方格子外的甜蜜戰爭

—— 愛人 VS. 作家 ——

定價 一二〇元

---

編 者／徐望雲·周家如

發行人／謝國城

總編輯／徐望雲

主 編／蕭艾

編 輯／周家如 黃南禎

設 計／黃南禎

出 版 者／海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 記 證／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757號

---

發 行 所／海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8巷14號

電話：(02)3620202

傳真：(02)3622071

郵政劃撥：0113266-8號

---

印 刷 所／聯宇照相印製有限公司

版 次／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

## 公益廣告

### 請聽！女孩

那黑夜，那孤單的路上，  
誰玷汙、摧殘妳的身軀？  
誰殘害、碎裂妳的心靈？  
是陌生人或妳的親人——  
那罪不可赦的惡魔男子  
無權擄掠妳的幸福！  
女孩！切莫放棄了自己  
喜樂的明天仍在等著妳。

雛妓救援專線 080-239595

郵撥帳號 1262716-4

財團法人 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台北市博愛路一段一號 4 樓

TEL: (02) 371-5969



### [編者簡介]

■徐望雲，本名徐嘉銘，五十一年生，廣東省蕉嶺縣人，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曾任台中明道中學教職。環球日報、民生報及《聯合文學》編輯，現任海風出版社總編輯。

著有詩集《望雲小集》、《革命前後》，散文集《如果有人問起》與文學評論集《詩學初步》。

■周家如，五十七年生，台灣苗栗縣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編輯採訪科畢。曾任台灣新生報編輯。現任海風出版社專任編輯。

愛人VS.作家

---

方格子外的

甜  
蜜  
戰  
爭

# 方格子外的甜蜜戰爭

徐望雲

讀中學時，迷了一陣子夏元瑜的文章，特別是看了他的《以蟑螂爲師》之後，對他獨特的幽默風格甚是喜愛。年輕，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當時，我曾寫過一封信透過某大報副刊轉交，希望讓這位人們口中的老蓋仙知道在不被人知的角落，有個喜歡文藝的青年迷上了他的散文。哪知信一去便石沉大海……，慢慢地，我便感覺到，作家，是一種神祕的動物！

考上大學那年，也正是由輔仁大學中文系合力編寫的河洛版《白話三國志》出版的時候，看見書上一個個鉛印的名字，連帶地，也對系上的老師益發仰慕起來……

這種對作家的神往，直到今天，仍然會在我的閱讀中浮現：總以爲一個作家，他（她）的生活型態應該是不同於常人的，比方說，他可能會有更多的時間坐 Coffee shop，有更多的時間思考，也比一般人更懂得去愛，甚至連吃飯喝水都比一般人考究……

於是，對作家的另一面——寫作生涯的另一面，便有了一窺其究竟的希望：頂着「作家」

或「詩人」這樣一個美麗頭銜的人是不是有不同於一般人的地方？是不是吃飯不掉飯粒？是不是睡覺不會打鼾？是不是絕少犯錯？是不是，頭上有一輪光環？……

這本書的雛型於焉誕生。

問題是，誰最瞭解作家？無疑的，答案應該是：配偶。

不論是作家的丈夫或妻子，除了朝夕相處，耳鬢廝磨外，他（她），理所當然地也會是作家最親密的心理醫生，不僅是日常的一舉一動看在眼裏，縱使是作家內心深處那最幽微的獨白，他們也會是最忠實的聆聽者。因此，夫妻間便存在了多種可愛，與不可愛的變數！

本書的邀稿（或採訪）對象設定在作家的「愛人」（丈夫或妻子），並且，不考慮其「愛人」是否也是文字工作者，因為我們側重文筆的真實性，即使沒有寫作經驗，但由於對「愛人」的忠實描寫，其可讀性未必遜色。而四篇採訪稿，則較偏重在夫妻對談，這種方式由於其直接性與特殊的「臨場感」，再加上採訪者的「加工處理」，文字間也不乏趣味性。

當然，對讀者而言，最重要的興味還是在觸擊到了平日在紙上「掀風作浪」的優秀作家，他們最平易近人，最不做作與最親切的一面……。而後，也許我們能悠然發現，包容着婚姻的生命，其最高意義或許並不在文學或者浪漫的生活方式，而恰恰是在其最質樸、最無華，也是我們最熟稔的那一面……

44-1572/14

# 目錄

2 〈序〉方格子外的甜蜜戰爭

／徐望雲

8 楊明vs安克強  
她的溫柔我都懂

／安克強

22 吳鳴vs吳翎君  
作家之妻

／吳翎君

30 蒼心vs蘇玉珍  
小鹿「大戰」獵人

／周家如

38

林崇漢 vs. 洪綺珠  
最識人間溫柔意

／洪綺珠

54

柏楊 vs. 張香華  
只緣身在此山中

／張香華

78

蘇偉貞 vs. 張德模  
風雨消息

／張德模

90

洛夫 vs. 陳瓊芳  
詩人洛夫的側影

／陳瓊芳

102

侯書諒 vs. 陳儀青  
多變且執著的人

／陳儀青

110

白明 vs. 陳雲鳳  
相知相許，一條姻緣路

／陳冠亞

118

亮軒 vs. 陶曉清  
精彩的人類

／陶曉清

李錦騰  
醜兄變帥哥

／楊錦郁

余光中  
玉和詩的儷情

／葉文琦

莊弦  
繁華道上覓詩情

／葉文琦

陳幸蕙  
光陰女子

／鄭賜榮

廖玉蕙  
吾愛吾妻

／蔡全茂

席慕蓉  
家有「名妻」

／劉海北

林黛嫻  
平凡的奇女子

／盧峻豪

186

鐘順文 vs. 謝佳樺  
以寫作導遊生命的人

／謝佳樺

192

李敏勇 vs. 蘇麗明  
另一半的形影

／蘇麗明

200

〈跋〉探尋一個完整的他(她)

／周家如

〈依撰文者姓氏筆劃排列〉

# 楊明安克強

她的溫柔我都懂

／安克強

楊

明曾不只一次說，如果將文字從她的生活中抽離，那麼

她的生活大概只剩下大幅的空

白。我想，此話不假。文字或許

不是楊明生活的全部，但絕對是

她生活中的絕大部分。和很多人

比較起來，楊明是一個頂無趣的

人……



初識楊明，因緣於出版公司舉辦的座談會。那一日，我和幾位都算新生代作家的朋友約在會場樓下的咖啡館碰頭，楊明當時也在場，任一夥人唇槍舌劍地臧否人物，她只文靜靜地不多說話，一逕淺笑，品酌面前那杯只加奶精不放糖的曼特寧。爾一發話，聲音沁沁甜甜，令人無端聯想起國樂中的揚琴，提腕擊弦間碎碎揚揚，抑揚頓挫甚是分明，整個人散發古典的清明，就像仕女畫或紅樓夢一書中走出的嫵媚女子。

後來，我才知道她的安靜全是假裝！

其實楊明的話才多哩！只不過她的語言不是用嘴說，而是靠文字表達，全給寫進了她那豐沛娉婷的文章裏。容或她有一顆敏銳多感的心腸，有一個騷動聒噪的靈魂，然日常生活裏，她永遠表現得波瀾不興、塵俗難惹；只是仔細地去觀察這個滾動擾攘的人間，去體會這個雜亂紛陳的世界，萬事、萬物、萬情、萬象，經過咀嚼胃納的消化功夫，待一吞吐，自又成另一番筆下秀麗的風情。

楊明，我的妻，一名距屆滿三十的關卡還有幾個年頭的小女人，卻已有了八本書的創作——四本短篇小說、兩本散文，外帶一本極短篇和一部長篇小說。洋洋灑灑六十萬餘言，在數量上成績不可謂不豐，而且在質量上的成就也不算太糟（這當然保有一位做先生的對妻子含蓄刻意的貶抑），究竟她是怎麼做到的呢？

## 風箏上的薄荷心事

當楊明初初在文壇上起步的時候，許多人評起楊明，總不免要稱讚她一聲「虎父無犬女」呀！並隨口扯上兩句「家學淵源」、「克紹箕裘」一類的成語應景，彷彿楊家有女初長成，舞文弄墨，且獲得某種程度的肯定，她的父親多少是盡了份氣力的。這可能包括她父親套老交情和某刊物主編換得可供發表的版面，或是與某位耆宿做了相當的委請，以博取提携的默契，言下之意，似乎直指楊明之所以能稍具知名度，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位前輩老作家的父親在背後撐腰。畢竟春衫正薄的意興年少，又怎堪別人如此蜚短流長地編派是非呢？所以對此，楊明總覺忿忿難平。她強調這條路可是她一路辛苦摸索出來的，走得艱難，並不比旁人更順遂。

當然，楊明走上寫作這條路，在別人看來確是順理成章，極其自然的事，畢竟她的父親楊念慈先生——也是我的岳丈大人——確是文壇赫赫有名的大家。然而對這種說法，楊明卻每每發急，急得想撇清這樣的關係，振振駁道在創作領域裏，老子是老子，小子是小子，井水不犯河水，她可沒近水樓臺撈得些什麼好處。我卻覺此言差矣！雖然我並不相信楊明是因得力於父親的大力推薦，才能在文藝圈安身立足的揣測，因為岳丈的耿介高標，是絕不作興這套老王賣瓜的伎倆；但我相信楊明幼秉庭教，在潛移默化中浸染乃父之風，諷誦吟詠，而

自然朝創作的路子上發展，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至少，當楊明從小學起就抱著《紅樓夢》啃得天昏地暗，啃出三百度的近視眼時，她的父母從未曾攔阻過她；至少當她讀中學時，爲了編校刊，編得功課吊在車尾，差點慘遭留級時，她的父母也未曾干涉過她。至少，當她報考大學，志願單上填的盡是沒出路、要餓死人的中文系時，她父母仍然鼓勵她；也至少，當她結婚的對象挑的是像我這樣一個窮哈哈的文字工作者時，她的父母依舊表示支持，而且還看我這個女婿愈看愈有趣哩！光就這幾點，楊明就不得不感激他的父母吧！是要她知恩又感恩的。當然她還必須感謝那個任她在課桌下塗寫，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她順利畢業的老師；感謝她那群必須接受她疲勞轟炸，當第一手讀者的無辜死黨；感謝那個不知道她的來歷，卻仍然大膽啓用她第一篇青澀作品的編輯；也感謝那個她才發表了幾篇小說，就拿著合約找上她的出版社……。

楊明的第一、二本小說《風箏上的日子》及《薄荷心事》出版時，正逢出版界的革新走向，商業包裝風潮襲捲文化事業，颳起不小震撼。不少既得利益者，少不得要出來義正辭嚴，擊鼓而攻伐之，把她們這一群甫踏出校門，對文學抱持高度熱誠的女孩打入阿鼻地獄。或稱她們是「小說族」、「紅唇族」，或斥爲以照片宣傳包裝、出賣色相的通俗兼濫情作家（多刻薄寡恩的形容詞），只因爲她們的作品確實有相當不錯的銷售量，並且在年輕人中引發廣大的迴